

南

蒙自縣志卷之四

藝文

昔長卿奉使盛覽受學著賦心四卷滇之有文章也自漢始蒙爲滇之僻壤著述無聞迨明之世遷謫諸臣率皆以文學稱於海內故成都楊用脩松陽王景章其銘詩序記殆遍滇中而用脩未嘗至蒙景章嘗信宿焉今得其碑記二篇錄之是何異於吉光片羽足以爲邑乘重耶嗣後則卿士大夫之篇什仕宦遊覽之題咏類皆成帙擇其尤者序



而錄之作藝文志

雲龍山記

王奎

踰蒙自三十里而遠四山蟠束如轆如蒼虬行  
天百靈景從蜿蜒飛舞可愕可愛前出數里林  
木蒼鬱拔起如畫路人指曰是名石室中可坐  
千人又前數十里石巖嵌上而削下有蜂數萬  
營戶其陽土人利之旁有石洞一罅啓牖土內  
平經行者夜宿其中足容百人云有虎豹蛇虺  
患其前石峯十數萃律雲表隱若城壁風松語

天半可望不可卽一徑逶迤側入使有百人守  
之虎士數萬未可傷也其中皆山箐廣數十弓  
袤數里兩峯石筍如束草木連礎雲氣出其間  
如白練奇形詭勢鬼鑿神扃不相連屬如覆盂  
如巨鑪如虎噬如龍翔鳳翥如玉女靚粧勇夫  
卓旆千變萬狀不可殫紀遙睇其中回峯盤固  
翠雲相盪琅玕琪樹瑤草文鹿出眇入忽意者  
必有安期羨門往來其間非人世也不然則山  
精木客之屈宅殆有神物爲之啓閉世有謝安

靈運刊木通道奇秘當不在寸大洞天下日景  
絕壑火光青熒疑爲鬼燐策馬疾馳猶小雲龍  
山下馬牛肩摩尾擊無算兩山萬石林峙雕玉  
縷雪白光摩夾甚恠土人鑿山爲峽騎可通南  
卽大雲龍山從絕頂鳥道斗絕雲霧間蹉蹀數  
里不敢俯睨一峯東轉屹若屏障可數千仞峭  
峻尤甚崎不得展進寸退尺而大雨如雪羶毳  
不可禦馬瘖僕痛水聲琅琅山禽鳴崗行間若  
爲余言行不得者地主皆土蠻通羅鬼書土毛  
倍於小雲龍而奇觀不及焉嗟夫昔漢武開西  
南彝議者以爲勤兵於遠以事不毛之地今觀  
山川之勝土毛之富侔於中土宜乎王者之無  
外也

宜民橋記

王奎

甬東李公復丞蒙自之明年洪武二十二年也  
奸窳敝補彝獠向化驛夾兩山潦溢不時壞圩  
區漫無津涯驛且絕民捷石澹蓄流弗漸以病  
告丞曰民溺不拯何以爲民父母稱上意旨乃

度工隸調役夫僨巨木具藁畚立表植識并植  
甬木立柱以經中流架立衝梁亘以瓌材鈎纓  
聯絡平如礪砥夾以欄盾乘可方軌以經計之  
一百七十又三以尺引之九千有七百南北相  
屬望若連艦水光摩盪雲影渺忽作於某年陽  
月戊寅成於明年臘月甲子有橋自此始由是  
彝之往來者如履平地以手伊驛曰丞之惠也  
署曰宜民按周制十二月成輿梁政治不可以  
復柰何諸葛相漢致力梁傳若勞民者治有大  
小政有先後也今是橋也言其便則不可不有  
也言其制則朴而不侈也言其後則暫勞永逸  
於民樂赴也一舉而三善備丞之政多於前故  
爲記

濬法果泉記

蒙爲吾臨首邑厥土中上厥地廣衍然縣治前  
後無大川巨澤所賴瀦水灌溉惟草陂一區袤  
延數里縣南有地名法果者出泉浸流入陂其  
水道先自軍田克足然後下縣徃徃屯軍惧水

澔苗遂決水防前源奔下暗洞縣民患之而不  
敢言每值歲旱惟諉諸生養非地吁可憫也嘉  
靖壬子冬兵憲虹泉蔣公按部蒞焉廉且詳白  
諸撫軍思庵鮑公直指西野黃公謂宜脩澔以  
薙其梗時有茂才孔鳳翔等力訴當路行之郡  
守鄧山章公擇有心計諳地利可委任者得郡  
幕周崧暨百夫長王昌使董其事崧謂昌曰公  
以奉公雖勞罔殫利以惠民雖費弗計勿惑浮  
言勿徇苟且勿眩目前勿撓豪右以贊成當道  
惠澤元元至意其斯役哉於是同寅協恭隨山  
窮源露行野宿多方詢究始得灑鷄泉一處繼  
得生三崑泉一處遂同法果泉併引入堰亦弘  
長不淺竭矣初泉流議開渠於軍田約償歲所  
輸公賦既恐利害相形生爭端乃改渠由山巔  
行丈尺僅二里許隨復故道故道从淤塞乃浚  
疏濬築壩公渠東注於縣軍民兩利但秋夏潦  
春冬洞務調停蓄洩利衆不以厲隣爲公案行  
縣所各首肯心服是役也以癸丑三月矢事三

閱月役成虹泉公嘉其功請酌勞於兩臺崧最  
昌次焉宜也廖縣尹模何邑博應春語元以巔  
末徵文爲記元曰嗟乎昔太史公曰甚哉水之  
爲利害也余從負薪塞宣房而悲瓠子之詩而  
作河渠書元謂太史書河渠俾西門豹鄭國得  
著名於後者夫非以其有功於時耶今蒙自之  
水雖不等諸潭滌然其流退則棄水其流涸則  
又病民豈直爲尺寸之利乎崧輩受命勤事沛  
澤及民蓋善師西鄭而其足多者若天下之臣  
無遠近尊卑皆推是心以爲政衆庶其不康阜  
乎余始嘉諸當道爲國爲民之意而更樂受委  
者之克成厥功也故併及之雖然害緣利生作  
以述廢是故成始非難永貽爲難繼自今者其  
尚謹提防時濬導平蓄洩一典守以無忘斯意  
哉鮑公名象賢蔣公名宗魯章公名士元保釐  
安攘望重南山此特其一端耳宜勒石以諗夫  
來者因以識焉

安撫蒙自碑記

雷起蛟

繫迷蒙去交崗孔邇爲黔襟喉迷多獮賊蒙多  
毋賊頻歲劫掠民不堪命大司馬鄒公視若痼  
瘵躬親撫勦以迷則平定蒙則安撫東方以寧  
土人德之鑄一甌一錠於迷大東山上一鞍一  
斧於蒙小東山下噓唏迷蒙郡縣異封大東小  
東何相因哉何幸皆我公來自東轍迹處夫噐  
者象也象也者像也由象以識心則公之得於  
人心者尚有出於象之外也

開白謙渠碑記

包見捷

去臨郡之百八十里爲邑曰蒙自枕轄蓮灘與  
日南界蓋重地云然環郭以外極目灌莽無川  
澤陂塘之饒田作者仰天雨而舉趾稍旱則槁  
桔靡施綆汲亦涸識微之士揜擘而談水利計  
畫無復之耳萬曆丁未王侯爲政明年政和民  
乂已以其間召三老楊德弘等謂之曰吾聞邑  
東有白謙泉者以林谷蒙翳細民未知其利棄  
爲漏流已耳柰何濬鑿之是殫而不以漑寫鹵  
爲若導予予往視之乃郊行二十里援蘿披棘



上下原坂得水所從來蓋兩山夾峙泉流湓湓  
中有三嶺峻起皆大石廣輪數丈如布壇席者  
可三里許三老愕然侯笑曰是天作之渠也事  
固可樂成而難慮始者吾以身任之毅然捐俸  
薪首倡其事以咨於丞若尉若博士若士大夫  
各踴躍助以錢谷約三百餘金始於戊申春三  
月集工畫程築爲堤高十餘丈廣二倍之醜爲  
渠深四十餘丈長三倍之鑿鑿三嶺幾什之七  
功漸就緒費頗浩繁侯始以聞於部使監司請  
借積谷若干石俟秋以償咸報可直指使安成  
鶴峴周公曰積谷以爲民也開渠利民自良有  
司事倉谷易用償爲更檄助贖銀二十金於是  
衆心競勸馨鼓聲振野亡何而里人楊德弘來  
以土彝舍補者習知白謙水源通塞處侯聞色  
喜命賞勸使導果得硿口不二里而近乃乘毀  
攻堅薙蕪決淤陸省鑿之半澤省堤之半平水  
穿山腹始涓涓流已而洚騰澎湃如輪甕益以  
入轉車轂以出順流而下直達縣郭注之泮海

環如鞏帶墾闢灌溉田畝無算蒙人大權而渠  
功成嗟乎以予觀於天下事所由廢興未始不  
成於能爲而以逸豫隳也以不腆之邑所縮綬  
而奏者幾何持籌而議者幾何乃肘腋之間而  
任其地斤鹵而赤子轉徙也乃侯決策一語不  
搖道謀不動帑餉斷而行之議不旋踵而一葦  
之渠班赤欣欣視如神灑甘露然自茲雲雨生  
於畚鍤金湯隱於隰珍蒙邑巋然增重矣昔郵  
渠名以史公楊堰名以召伯惠澤所存聲稱至  
今彼循舊跡引鴻澤不受財力以究厥施雖心  
計精亦機勢然也誰與侯之卓識雄斷能以落  
落難合之議子來衆庶財不踰千役不踰期夫  
僅滿萬而建百世永賴之利哉侯名邇楚京山  
人敏慎直諒勤恤民隱茲特循政一班耳捷以  
閤邑里人之請重以博士弟子申前指因識其  
畧以詔來茲焉

開水紀事

王邇

蒙自古六詔地也環城外極目數十里平原曠

野甲於他郡州縣然地皆雷鳴田地曾無泉源  
活水灌溉耕者徒得命於天耳望歲雖殷秋成  
無幾而國賦甚且難供距城十餘里東山之麓  
舊有落龍洞一水涓涓自石竅中流出未審源  
頭伊何夏秋則溢冬春則涸所潤灌不下數百  
畝附近莊田絕無涓滴波及下縣蒙民厭苦者  
久之嗷嗷告開水利者蓋百餘年而竟未有成  
厥功者余來也晚猥承帝命叨牧茲邑竊喜地  
未改闢而民可改聚爲無活水可濟耳訪得地  
名白謙暨租葦有水一派源遠流長惜無由引  
至縣治遂斬荆披棘率邑之父老親至其地直  
抵源頭究探此水果可開濬然所隔乃崇山峻  
嶺非有五丁力士安易爲力哉尋與里民計之  
期在必開聞於當道檄下如議余僅捐俸及士  
大夫殷饒者亦各有助召用夫匠於本年三月  
經始越四月鑿山開渠已幾十分之七無何爲  
巨石所阻計無復之適民楊弘業言有彝名補  
舍者年八十餘土著人也髫年芻牧於此伊祖

父相傳指引此處有一落水洞曾見白謙之水入洞而出流蒙自後爲石所覆厭蓋六十年以前事也因以花幣迎之求所指示酌以重貲同詣本處指山腰三石品立之處其中下爲洞口隨芟柞搬石屈入二丈餘卽獲洞口三四就此開一渠道廣一丈濶八尺長四十餘丈直抵溪邊高築壩堤竝將租葦老龍潭之水合引入洞時八月初六日也越兩晝夜水合入落龍洞口湧出瀆沸湍洄遠聞如吼沛然而下流入學海說者猶以爲此落龍舊水耳余竊恠之將壩堤決洩不令此水入洞而水遂爲之不溢凡三試之此決則彼竭此引則彼流一毫不爽始信老彝之言若左券而里人之疑自潛釋矣閭邑士民俱徃觀之懽聲動地相與揖余而稱賀功歸造化非人力也何物老彝豈漢陰丈人類乎天實使之於余何有哉是役歷半載而功告竣督理任勞者各優叙有差以旌其勞實直指使定之移白謙民於洞口舊址住守給之帖歲免條

蒙自縣志 卷之四 藝文  
編銀三兩設水利二名徃來巡勘歲給工食銀  
三兩六錢編載額冊新立龍王廟二座一在白  
謙水口一在落龍洞口歲編銀二兩二錢以備  
春秋享祀重報賽也出入之山腹有洞曰落龍  
此亦古蹟奇觀今易其名爲落龍洞名自此相  
其高原鑿引水渠由東山至尹家莊而繞三山  
之南以學海爲壑支流而分派之均得所潤濟  
此在各有田者當自爲之噫六府竝用於民民  
非水不生活今得升斗之水以活吾民吾願畢  
矣至使菽粟有如此水非余能也後蒞茲土者  
察其洞口之淤塞堤壩之崩頽督令水利守洞  
者時加疏濬培築用垂永澤則余有浚望焉敢  
忘固陋備述始末勒碑以紀其事文之不工非  
所論也

重修學宮導水歸學海記

車輅

蒙自之有學與海其來舊矣肇造於洪武間改  
遷於嘉靖之丙午自是以後雖脩維不乏然時  
之敝圯頃因大兵之後荒年接踵任茲土者未

暇理焉萬曆辛巳輅叨任縣貳嘗瞻顧撫然第  
阻於勢徒有志而力未逮也迺鄉士大夫僉責  
於予曰惟學有海所以壯學觀而滋灌溉也水  
怕不常焉邑南山下出泉曰生三邑可流注於  
海先是兵憲蔣公太守錢公嘗聞之而濬其源  
矣錢公因築三山於海中取印浮水而煥乎其  
有文章之意以故邑之登鄉薦者科不乏人而  
聯登甲第者至今誦二公之功於不衰今新安  
屯豪猾蚕食河需以自肥以致旋開旋闕擴而  
大之不有望於今乎矧民艱水食民困極矣胡  
可以勢力之未逮而諉也於是謀於學博達泉  
張公瑞庵謹公相繼而議一臺成義其舉而勉  
其行時管祭既闋民力不逮而不得已而敢於  
設處間亦竊捐俸以資之賴天啓斯文不浹辰  
而水順導學海爲之盈溢由是而壯學觀資灌  
溉有機幸適逢其會而受上賞者屢矣而通庠  
俊彥復言于予曰學校與學海相爲表裏也今  
開渠道水旣垂永賴之績矣學宮之圯敝不使

之維新可乎始終其事專其籍於執事也因勉  
強與決二博復朝夕相與以董其成費亦不敢  
取之公效開渠故事聚材鳩工於聖殿櫺星戟  
門之末敝者脩之明倫堂之已敝者葺之凡兩  
廡齋房及門第墻垣畧加粉飾新建興賢育才  
騰蛟起鳳二坊於學前之兩旁題鄉會歲薦之  
名於其上起後人思齊之心異科甲延綿之意  
工始於萬曆十一年閏四月初二日告成於五  
月二十日事屬草畧補隙惜規模之未能宏遠  
也茲輒立石於門左者敢自以爲功哉蓋曰興  
作動衆匪出得已亦有望於諸士因維新而振  
起之道德爲地忠信爲基仁以爲宅義以爲路  
禮以爲門廉恥爲墻垣六經爲牖戶躋賢科以  
熙帝載豪傑俊偉相望後先以求無負於朝廷  
作養之至意耳且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昔  
蔣錢二公作之於前輅有所視而得以順其故  
道安知後之視今者有不憫輅之愚而鄙其所  
未就乎有以鄙之必將就之幸糠粃之前亦賴

以不朽矣是以忘其僭踰撫拾巔末以紀歲月  
若夫宏遠其規模克定其大備易朽與頽則以  
俟後之君子輅何有哉時縣幕區君士元庠彥  
張生存信愈生九臯萬生繼良文暢文化皆相  
其事而有勞者例當書故竝記之於後

鹿苑寺鐘樓碑記

杜雲程

邑有鐘樓屹於城南固鹿苑古招提第一山也  
一大殿獨安釋迦大雄前以樓閣爲山門拊隔  
一鐘於上故名鐘樓先輩云樓閣不尋常取六  
通關六面複棟反宇具以攢斗重欒構成旋梯  
縈紆而上雖匠法巧然大都哀牢壤濱金狄國  
至右象教貝闕龍宮遍滇隩樓制以故若斯有  
緻也邇至元泰定四年重建後殿迨嘉靖十八  
年間此樓圯極大舉脩緣舊巧構故時匠能折  
不能傳合樓遂廢山門沒爲鹿場時赤燄肆災  
街衢屋舍煨燼者半之明年復災過前人心慄  
駭繞臆而危行說者謬謂連災以樓廢故合邑  
夥夥悚悚整出資脩廢樓以厭火災時嘉靖乙



巳年邑中溫家楊藩秀王文達王文林杜萬秋  
李浩談文燦杜鶚李恂義楊庭實李泰劉大用  
李雲萬一本十三姓駢首爲頌自割貲獨構廣  
拓八百高倍三重突兀雖連雲以大木任庸匠  
犁五十載而撥刺頽佗萬曆乙巳年佳持僧圓  
喜者勝因比丘也以敝鼎新博募貲鑿前規磨  
枝梧弊特揀成風匠規摩雖仍故而楹不雕而  
覺題不旋而工苞茂跂翼則異故勢朗天外面  
面遲暉麗色麟耳翠微平川綠樹一登眺其莽  
千里目中固境內一大觀也且峙縣前拱學右  
又合邑文峯也謂斯樓閣僅直花宮中流祥河  
湛慧日巳耶樓成圓喜僧又攻苦役於脩不休  
中殿舊構骫於斲業已見傾力改作悉鞏而爽  
塏兩廊不欲卑痺類民舍右更營安地藏左更  
營安迦藍醫王像以雕其如來及羅漢等像具  
以塑慮泥之木之豈若金之堅而麗集擅那不  
殫遠覓巧匠易塑而鑄令覩梵王咸知金人魏  
巍所自初地中原無禪室自拮据一樓爲法雲

居方丈半偈及香積俱備至後殿即前所謂古招提也比來見蹋不事募自出貲築構須另記碑夫吾邑漢代名目則唐時蒙氏細奴羅王南詔立為縣蒙自為自蒙氏也邑比他邑古無從識古即古招提始見古招提古矣虞其不脩而沒乎古茲僧始猶事募後自罄囊逐逐營建令全寺沉沉膠葛其宇舍邑人居則口因果禮彌陀及任土木若經營獨圓喜僧耳倚今一辱爾一僧何喬幹此不朽業古招提其永古已可以証

吾邑之古已落成比丘不曉余黠材巧言為記

云

義倉碑記

杜雲程

古未聞所謂義倉者創自隋度支長孫氏夫倉而令民當社備凶年其為義詎不昭爍于世後世以義故踵而置倉郡縣柰社司非其人反殃民戾義延至宋唯晦翁朱子行之其法善澤庇鄉聞於朝朝下晦翁法諸路澤宜庇區宇嘒嘒大儒所謂甚副立社者義意邑中前未有行是

亡友恩選尹訓吾氏慕此義起爲領約嗜義同氣措大輩十餘各出貲多寡有差糶穀置倉初年雖日濟施以給事第貲尚未充施歉博會中自行生息行數年倉穀倍增得飲所欲於施慮煩業托鄉中公平能幹者如萬老邦化何老偉及元春江騰躍楊之相王管掌社事顛寡者賑無棺者予貧有喪陰爲資稱不便潛爲貸值大饑罄倉濟鄉縉紳弼軒丈庠彥諱紹禹二尹義之弼軒入銀五兩紹禹入田一段價百二十兩

一日諸丈語不肖曰比年施頗可倉積積田已置三段價共一百三十兩宅已置一所價二十七兩半貯倉半爲便宅便人事雖漸拓義雖廣布慮究也鮮終墮乃事且虞世易人更或有蕩子假親蹤故跡計騙或有豪右倚撫來由索癥謀奪托吾子爲記志碑一令後人相繼勿替一防後患也不肖欣欣曰平生雅好義義若倉而不記哉夫施濟仁人心也仁服於心隨之符義古施濟難疏舉獨義夫社倉者以法善而施不

貲也諸丈施濟廣且久固滂仁曠義心亦憂樂  
天下意竊嘆人世溫家亦夥施濟亦數直竭產  
置常住千金不言費飯頭佗數百石猶爲歎竝  
施也彼役意於遊手遊食者此役志於窮困無  
告者何迥別也第燃香臂頂鄙人不須入齒頰  
獨紳佩者懃割籩置常住以爲義可與義倉同  
日語耶邇來臨郡人士廣置此倉彼固趨周行  
不溺邪徑者夫亦與諸丈偕倚靡義之途耶諸  
丈中業有啓一二赴瓜期其陸續軒飛登仕籍  
者不可覩數異日宦成自爾各置田於倉會中  
則時異田不異彌拓彌衍此義倉綿綿不朽事  
業豈不踵晦翁朱子芳塵克肖長孫氏義意又  
焉得不勒碑爲記

城西土地廟碑記

失名

縣龍從西國門入郭外數武聚結金星轉而至  
縣縮而伸率然之勢也先世曾建華麗寺於此  
以護其入一夜爲風雨所傾卒無一存輪蹄之  
場穢塵紛集自昔然也地僅培壘耳不吸聚則

入氣無力衣有頽體承喉邑之樞要也辛未之亂濬濠爲衛傷其脉滴膏如血灑灑岸傍邑中子姓時遭意外之患故復慎之已事可見也然亦習焉而已貧者迫於食富者營於私匆匆目前誰暇問此異哉武士葛文毓者張弓挾矢奉令衛宿城西望城之外壘然者曰有是異邑之節也節而受剝受撓奚所發榮故謀建土地廟於茲以蔭吾邑其制負郭臨水四山靚麗營營辦此不求福利其靈欲以永臧吾邑獨任經營一躬拮据呼則伍不爲從感則擅施不應爲日無多瓜期將近故不能爲宮之闕而枚枚也僅以數椽結願其志慤其意曾故足記

重建宜民橋碑記

王元弼

余以癸丑暮春之下浣始至於蒙未及門三十里許憇於矣波舖遙見道傍役作者數十人鑿石者冲冲椽杙者丁丁因召其父老而問焉對曰是名宜民橋傍爲矣波草海夏水漲溢不可飛渡是橋舊志以木久而易圯今邑之士大夫

及民之嗜善者咸捐貲將易木以石余聞而善之於是構石爲浮梁余之輿馬從旁過及受事三月余以勸農郊行野邑尉楊士奇從復至於矣波海之濱則千頃汪洋澄波如練而是橋適成水洶湧行其下橋制旣工基蜜而固上不虞水之汎溢下不虞水之冲嚙矣於是冠蓋往來郵符奔走服賈之車牛行旋之負擔以及居民之荷鍤携鋤貿絲賣穀肩摩接踵朝夕於斯無不以石橋爲便余策馬從橋上一再過而善之

因問於尉曰輿梁徒杠長吏之責茲何人也而克集其功耶尉趨而進曰是邑之嗜善者所爲而首其事者爲江君璿而士奇亦得以公暇董其役余曰善矣夫江君之所爲也余受命於朝出宰斯邑惟思爲百里保障以興利便民爲務而尤賴邑之士夫樂施與惠桑梓者有以相成也今江君率國人以建斯橋非有裨于民而足以成吾政者耶是烏可以不記且江君之在邑有隱君子風宏詞博學足爲後進師表余嘗與

家自縣志 卷之四  
借遊而斯橋之成口不言功余喜斯橋之成而  
便於民也余甚喜橋之便於民而江君不自以  
爲功也是烏可以不記尉曰善請志公之言壽  
請瑱珉凡捐助之士咸勒名於後俾士奇亦得  
附書焉將竝藉公以不朽

鼎新蒙自縣儒學碑記

黃應泰

今上復滇之次年六詔又安八荒寧謐司馬之聲  
靈赫濯多士之絃誦奮興荷歟休哉當是時  
聖天子購求遺書纂脩前史飭四海同風之治而

督撫兩憲以脩學具

題誠爲世道重斯文爲國家培元氣欽奉

諭旨勅禮部議覆照順治十四年勸諭捐脩例行舉

全滇之廟祀

孔子者悉鼎而新之則文命之誕敷尤莫隆於此邑  
侯孫公諱居澁字介庵燕山人進秦而告之曰  
國家以大一統之金甌追崇

先聖奉俎豆育人才典綦盛矣先生職司庠序其敬  
圖之秦奉命唯唯隨攷蒙學肇自明洪武二十

五年原向東嘉靖丙午改遷南向萬曆辛巳縣  
二守車公毅然已任浚學海之波瀾導泉渠之  
脉絡鳩工庇材重爲脩理載在碑記厥後隨圯  
隨脩不無補葺迨遊叛後廢墜尤極或兵卒毀  
折或風雨飄搖櫺星門啓聖祠徒有其名明倫  
堂道義門儒學門僅存其地脩學洵不易言矣  
尤幸廟廡大成門甫脩則櫺星門宜首葺也撤  
腐易舊拓規制以壯宮墻啓聖祠宜急圖也斲  
木搏土結棟宇以奠聖居廟貌新矣學署可勿

治乎宋王介甫云奠先師先聖於學而無廟後  
世事孔子於廟而無學蓋自天生孔子爲萬世  
之師立廟以建學卽因學以重廟而統名曰學  
則脩文廟所以誦法孔子脩文廟而及儒學所  
以佑啓來茲也于是據尹生聯斗之陳情允通  
庠之公議撤見湖書院爲明倫堂而講習有所  
監道義門儒學門而出入有規自康熙癸亥八  
月己未興工甲子二月丙辰告竣廟貌煥然改  
觀焉一以對揚休命一以佑都人士之科甲于



未艾是役也不費公帑不動鄉夫伐木措材催工賃匠民間毫無所與賢侯與秦同心捐俸官紳士子一時樂輸此賢侯之鼓吹所致也余亦何力之有哉幸臻厥成不揣謏陋謹薰沐頓首而僭爲記

重建漢關夫子廟碑記

孫居湜

自唐虞三代而降至兩漢頗稱致治然其時君臣上下猶未免雜霸尚術之譏王道邈乎遠矣漸迄三國人才之盛濟濟雲蒸老瞞抱雄畧而隱奸謀黃鬚阻長江而窺神器其間不乏才智之流要皆出入權數縱橫詐力究未聞有以吾夫子之聖經王道見諸行事卽賢如諸葛抱膝長吟亦僅以管樂自許而豫隈鼎足三分不無望洋莫及之嘆竊憶夫繆壯關公平生獨喜春秋一書夫春秋者聖經王道之所自出也公之忠義性成夙與昭烈患難周旋始終弗替一切姑置不論試觀其據荊襄而抗兩敵砥柱中流尺寸難假拒婚罵使正欲明士大夫無交之義

用誅猾敵之心說者謂公且聯和江東或可共  
與圖存不知江東之無爲公久覩破縱與聯和  
終當賣漢而歸於魏其漢之存亡與公之成不  
成皆天也豈區區蒙遜詐力所能徼倖逆取者  
哉至公之威德又素爲賊操所重彼其辭而歸  
也操豈不知蛟龍得雲雨乎雖百關公烏能脫  
也左右欲追而操獨聽其去於是而知公之大  
義雖巨奸如操猶愧沮莫敢圖也非至誠而能  
若是乎夫兩敵之勅蜀漢之孤公非不知也公  
乃必不屑以其君齒於三國沾沾爲鼎峙之計  
其意以爲吾君起自帝胄浚得繼統之正兩敵  
臣妾耳君臣大義寧有從權而不從經乎是公  
又於春秋尊王之義獨炳然如日星也而閭巷  
常談輒以公之驍勇善戰與夫秉燭不亂諸小  
節爲公重豈能知公之萬一乎湜每俯仰古今  
嘗嘆孔子而後祠宇遍天下卽荒徼絕域婦人  
孺子皆知公之姓字入廟而拜辦香而祝若固  
然無疑者又豈非正氣之充塞兩間獨萃於公

之一身者乎而近世以公之神靈在天宜稱帝  
號夫奸雄僭竊公平生所浚疾而不與戴天者  
天無二日民無二王幽冥一理公之至誠不息  
豈必假此而後重乎而緇黃之徒又妄以伽藍  
雷部諸神處之尤為怪誕混竊謂公受春秋於  
吾夫子之後尊聖經而崇王道挺然獨立於干  
戈戎馬之中其有關於洙泗尼山非淺鮮也稱  
之曰山西夫子誠無愧諸混承乏茲土適值逆  
氛蕩平之初邑處極邊聲教久滯混甫謁神而  
覩廟貌之傾圮遂慨然有重新之志非以邀名  
非以種福蓋欲藉公之正氣永鎮天末之封疆  
更欲使人人共曉春秋尊王之大義如公之佩  
服不二者又豈僅所謂聖人以神道設教者與

義田碑記

尹紹臯

或曰倉何以義名而田何以義倉名也曰行而  
宜之之謂義也夫上古之世人有恒產各安其  
室樂其業豐衣足食養老送終不必資藉義在  
於仁中也延及中古法制漸敝人自治生豈能

盡逐其生或天災流行或命途多舛於是乎有  
饑者寒者匱乏者疾病而乏藥劑者負貸而朽  
楊率償者流亡異域暴白骨於青草者種種不  
一孰非同胞寧忍秦越視之故隋度支尚書長  
孫平奏令民間每歲家出粟麥一石以下貧富  
爲差儲之當社以備賑濟此義倉之所由始而  
義以行仁者也我蒙自雖地瘠民貧乎人各刀  
耕火種自力求食甚至無立錐者亦恥無故之  
獲而羞朱門之求無庸濟也惟是四方求食之  
徒類多呶唔之市乃風氣燥濕之不同起居調  
劑之失節常有疾病者饑寒者匱乏者求藥餌  
者流亡而暴露者人皆有所不忍孰無長孫尙  
書之心乎吾友恩選公尹一德同官令李光表  
儒官魏之選春元魏英廩生李占春杜學元李  
愉李維棠饒祖德萬邦慶萬湯年李維楚吾叔  
尹廷偉及不佞各捐貲不等每歲秋糧谷壹貳  
拾石備賑而以義士何偉萬邦化江元春主之  
剩者則時價糴年來又復如是積十餘年復休

猶存一百二十餘金諸君子曰谷多而濟不能盡用時久而銀不能常存須買田以爲常遠之計於是買得李天杞田一段去銀五十二兩墮田秋糧一斗三升額租三十五兩佃戶孫光祖王德章之所開墾而成熟者也願此田乃白謙之水源時布衣透求爲牧地而不失租額君子曰爲牧地而求租額非策也寧爲田而求租便仍令孫王二戶共耕之僉曰可恐其久而或湮乃援臯以毛穎而命記之夫賢者作法智者守焉諸君子一時美意所相幾何而流衍十餘年來境以內饑寒者得以衣食暴露者得以藏病匱負貸者相恬以熙信義之時義大矣哉吾願自今以後耕者不得失額收者不得加增布施者邛之卽應會友中若令子若賢孫各念先輩美意而世守引之卽百世常存可也

新建八蜡祠碑記

張殿桂

走東城里許層構明秀堂麗而華邑侯韓公捐俸新創蜡祠也夫蜡何爲而祠天子社於方澤

用太牢祭地若先司農若先司嗇若繇表綴若  
司農若猫虎若虫蝗若坊與水庸皆得分祧於  
墀外而郡縣或一聚落莫不有廟食蒙雖井里  
其畝所謂春而祈者闕如也侯郊行度地南折  
而湖見一小坵其土紋隱起衣織草作蒼龍鱗  
前虛其襟以捧湖而水之思理甚細後界以長  
堤堤之下皆禾田焉城堞寺角右障之其左天  
馬諸峯晴雲淪光蕩爲碎影軒輕成態乃亟命  
卜得吉遂甃石以陞其崇椒瓦而祠於中者一  
妥木主於堂列象乎八瓦而廂者二一舍乎僧  
一屋茶灶綴短垣周之使不蔽外境臺次湖之  
涯時爲水所齒簣土而階可往可來不病於褻  
嘗行植楊柳間以花木侯之崇乃祀何敬且慎  
也然侯不但肅駁奔薦聲香僅僅對越於壇壝  
之間土膏動矣播穀興矣不時登臺省其耕者  
耘者耔者耨者見農人有炙膚跛足之煩農女  
有擘桑行饁之勤益思多稼諸詩一軸田家好  
畫圖而邑之民又多稼畫圖中極其艱辛人物

爲賦櫛枇之章誘其作苦憫勞滿車之祝侯之  
勤勤無已視世之怠忽民事者實大相徑庭不  
眴眼而歲適庚寅種稂兩岐者三之一民歡甚  
或歌於野或舞於室或走廷告瑞而侯不自爲  
功復告祠酬之用昭受明年西成幾無何辛卯  
秋歲復稔遠近農民率相報賽羣上爵拜胙於  
侯喜其荒爲蕪者鼎而新然非侯之崇乃祀勤  
乃民烏能前之不臺不祠而後之爲臺爲祠植  
柳間花耶要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毀也後之爲  
臺爲祠安知不束花碍柳爲臺祠作崇耶列一  
石刻蠟祠約戒覲住田戒逐僧徒戒穴墻壁堤  
坊願憇息花木間者共呵護之工竣壬辰秋七  
月望日之吉

侯學博重修學宮碑記

韓三異

士君子學古入官固無事不圖其遠者大者求  
不愧於鴻儒求不愧於能臣然而難言矣處得  
爲之勢居可爲之位庶任所欲爲乃可以大展  
其爲若夫寒氊一席在朝廷固儲之以爲大用

之器然論其職守不過嚴課程表士行以報最耳至求其幹極大之功垂至遠之業如侯公脩學之舉顧可多得乎哉按蒙之學宮創自前明洪武間後次第脩舉代固有人然其間尚不無罅漏未全之憾近如國朝前令孫重復經營距今日固無多咎惜蒙之土性不堅城東南又弭風之敵以故若傾若圯徃徃而有且正殿少隳巍狀啓聖諸祠都尚未安置說者謂學之在蒙與中州迥若不妨于其制而隘之夫隘之固也然人以地隘而人之尊

先聖之心又寧可隘其地而竝隘其制耶幸侯公師鐸于茲傾者正之圯者葺之廢者補之卑者高之歷幾年月遂合廟增其舊制統計所需工不減萬人貲不下千金乃不役于里不募于人而毅然獨肩其任功何偉與且一磚一木俱事事爲久遠計絕不事目前小就之術嗚乎成功何如經久何如舉凡事之至遠至大者非此類而何竊見世之邀福者流或亦造方丈室或亦



築般若臺然每不肯爲其遠者大者何哉蓋期效速斯圖功近也今侯公爲此絕不爲邀福可知矣况至聖之尊渾同天地匪惟公非邀福卽至聖亦豈人之所得而邀者嗟嗟爲師爲君尊無二理如侯公者聖賢樂以之爲徒天子樂以之爲臣將異日殿陛之間道德以爲基噐量以爲宇禮教以爲墻垣材幹以爲棟樑文章以爲藻采卽今日之爲功聖廟者不轉爲異日之爲功廊廟也哉廟功成合邑士夫請記于余余因喜其功之遠大遂詳記之俾後之瞻是廟者深宥以信夫公之爲鴻儒爲能臣爲不愧云是爲記

文昌宮義倉碑記

羅鉅璘

古有常平倉及義倉社倉之設所以防凶年賑饑乏甚盛舉也然此特爲一方備荒之計至鰥寡孤獨則冬煖而猶號寒年豐而亦啼饑故西伯施仁必先四者而詩人與嘆惟哀癸獨况作民父母而爲之求牧與芻者其可無以恤之哉

前阿迷州方公諱逢聖以菩薩心視目則篆建  
義倉於縣治東未及置田而去遺房三間左右  
爲倉中廳則塑文祖像於上誠以文祖十七世  
爲士大夫身未嘗虐民酷吏濟困憫窮褫躬淑  
世有物有則足爲百世法故妥聖像而尸祝之  
則凡我後人之蒞於茲與生長於茲土者皆當  
入廟而致敬見賢而思齊使窮民仰賴歲歲得  
沾升斗以自潤焉可也余承乏茲邑甫下車卽  
訪此中民風雖無千金之家亦無凍餒之民可

稱樂土然人事不齊天地有憾其中亦有鬻桑  
之夫貧老無告者余憫之每於歲終捐俸買穀  
量給斗石爲彼度歲之資受者頌之余聞而益  
愧因念此輩窮困連年周濟何以長久隨查  
真

兵燹荒蕪鞠爲蕪莽官民俱累乃買牛  
措種得好義紳矜其襄其事招佃開墾撥充義  
倉俾司其社者辦納公稅上無損於官糧下有  
資於糞子但所施未廣欲使無棺者殮啼寒者  
衣婚嫁者助成其事迫者陰調其所急爲用不

足余復捐貲買川坊寨田三項俱入義倉其糧一石九斗五升其地東至州田南至坡腳西至郎有寨北至莊田雖區區微末固無補於單寒而踵事增華全借力於後之邑大夫與後之賢士迭相培植利施無匱其舒有腳之春永恤無告之瘠故勒其段落隣址以杜占爭以垂永从嗟夫人志不同時事多換固難保後日之無所侵漁然窮民嗷嗷待哺於下文祖昭昭鑒觀於上寧獨無良而冒昧侵漁乎故記

邑侯韓葦樊碑記

張殿桂

碑者何紀事也以石奈何傳不朽也然則事之可紀以傳不朽莫善於去萬萬年月之害何善乎去害利害轉依伏能去一事之害便是受一事之利不見袁了凡之令寶坻乎寶坻之田每畝二分三釐七毫了凡力爲區區減至一分四釐六毫夫寶坻之田吾不能算其幾萬萬畝吾亦不能算其寶坻幾萬萬民歷幾萬萬年月去幾萬萬分害受幾萬萬分利也蒙之畝無一分

可增之法亦無法容減一分糧非所害也惟是里長按部督征不問額重輕虛實盈縮抵計浚削以自縻動至鬪合爭訟擅專平反罰及非辜何似桑以食蠶蠶成繭而桑盡葉也邑侯韓公覷其謾驀摘其狡獪褫七人而榜其名于壁給各戶頭清單今自行上納從前十二里種種之害辟之昨日雪消從後十二里種種之利辟之今日霞靄吾不能算其十二里幾萬萬民歷幾萬萬年月去幾萬萬分害也其受利謂猶在寶

坻糧減一分之下否顧糧准于畝丁合之編戶口得以不罹其害則有若鹿苑里憲例不許生員克當撥其糧其編于花丈六郎芷村等處而丁差仍存戶口不免爲萬萬年月害也侯洞悉原委知此項丁差向已收入民賦條內懸示給照免其另徵不幾如了凡區處寶坻每畝糧去一分之害耶吾不能算其鹿苑里幾什百戶受幾萬萬分利也侯當盤根錯節不惜利器能以聖賢活手轉生民之死局吾亦不能算其害去

幾萬萬分利受幾萬萬分事之不朽歷幾萬萬  
年月也春正月壬辰邑侯韓聞刻石禁之甚厲  
越十七日辛丑立石侯益不允越二月己未盡  
邑士民羣而營地乃獲構亭爰碑之石立西郊  
作一甘棠蔭相與於勿剪伐云

重脩通明閣碑記

王澤洪

邑之廟祀不一其區若通明閣實諸叢林之冠  
也閣何昉乎蓋以邑之東北地形卑下山水走  
流不可無豐宮巨室以鎮定之收攝之此閣之

所由建也夫不建於他所必於縣後者何是亦  
下民祈發祥之自先父母之居之意爾前邑侯  
羅公工於堪輿之術者每建言曰蒙之爲邑山  
川繡錯宇甸星羅固名區也然收束亥氣奠麗  
民居者閣大有裨焉城之南水居午位閣之上  
炎之勢有助於離城之北下濕上虛閣之屹起  
之隆能填乎坎所尤要者爲縣署之後勁氣渙  
力固壁立青天誠不異東居之岱嶽衆流之砥  
柱也是以宦遊之履吉於是乎係社稷之安鎮

於是乎依民物之休咎災祥亦於是乎陰為主  
宰至今釐祝者無易禱祠者未遑歷古今如一  
日有由來已屬在臣民夙懷脩治以運風無人  
而厥功迺寢遷延無幾閣歌日甚癸亥歲有楚  
匠周嘉讓者以脩學來自陳率理之策井井有  
條至乙丑年聚衆興工其制器運謀迥出人意  
表於閣之左支以竿籌動以滾木右則以大繩  
挽之重石垂之彼此交相為力神妙捷於轉圓  
晷未過刻用無多人百尺危樓一時扶正以是

而思天下之事成毀固難遙期而興廢根於一  
定者理數存也閣之建也創始於先明萬曆已  
卯年迄今百有七載爾復成於本朝

今上之乙丑歲或亦貞元之會與是役也鳩材鳩  
工不致道傍之策舍羣策羣力依然岐下之子  
來昔也柱石欹斜今焉榱題表正金闕紅雲竝  
麗煥我皇居玉殿珠斗偕新昭茲辰極龍鸞在  
御璇霄凝七十之光閭闔重開金碧鞏萬年之  
址山城永奠宮室平康不拔之基一時千古績

用幸以樂成鑄之石碣爲記住持高一學復詢  
諸衆欲更前制以壯新觀重立列宿之宮合祀  
三清之殿其諸樂助姓氏例得備書碑陰

白雲山記

張翼

枕麟山而遙拱蒙陽者白雲山也距城八十里  
許退繞於菊嶺諸峯後錦雲若繡峯矗而奇亦  
卒不克自掩而山遂因以得名乙酉春余偶經  
其地獲睹雲山勝概流連而不忍去遂信宿於  
望雲軒軒主予之故友昆季皆俊彥邛予以所

來予曰以白雲山故二友曰願同往觀以誌勝  
遊請俟諸明日次辛卯旦飯畢逼行昆前驅季  
后擁余中處行間側馬披山水環路轉已浸浸  
可觀步步引人入勝矣及歷層岩踰峻嶺登高  
而賦賡荒作之章咏節彼之什見夫雲之秀者  
百千變態峯之奇者百千恠形而且禽鳥異鳴  
而且草木異卉皆以所見之異異之也迨極目  
眺遠烟火萬家若屯兵若聚蟻目則橫列于前  
若卧麟若獻花如玉傘如誥軸如火燄如翠微

以及侍講耳羅諸山宛然在目不可以悉數洋  
洋乎一大觀也時日方中渴極忽聞細聲响在  
林間尋之乃流泉也飲之味若甘露予駭然曰  
何山水有若此情耶二友曰寺僧弘宗去此不  
遠竟相携而下僧迎之甚恭揖入方丈茶罷未  
幾獻山花野菜羹食之清香且旨食畢諸僧拱  
立謂有羊叔家風導予縱觀予俯仰諸寶刹有  
建龍脊者有豎虎腰者有造作于三台中者若  
頂寺直居上界而報恩寺乃其盡結也雖佳址

不一而參差錯伍星棋布置皆中其竅壯哉蒙  
陽一大叢林也二友曰倘所謂佛地非耶予曰  
名山梵宮不過是矣較之旭日金沙何多讓焉  
僧謂予曰此山之景惟春秋爲盛春則錦日烘  
花秋則綉風舞葉最宜者曉霧半收萬峯露頂  
碧雲出岫下方若海此身疑坐島中若冬夏則  
蒼蒼外他無可取辱邀一遊爲幸敢云名勝乎  
余曰登山若品畫春秋設色反不如冬夏墨水  
爲佳二友謂予有別見舉觴飲予方酒酣夕陽



象星也  
在山二友曰橋西橫卧者何峯也余曰象星也  
百川會於斯天設之以瑣雲山水口者也二友  
顧謂余曰爾時雲不生足下耶余與君竟似蓬  
萊中人矣僧請於予曰佛以地之靈而利地以  
人之遊而傳敢乞言以鎮山門用是捉筆爲記  
授僧碑之石

麒麟山碑記

揚茂如

嘗讀小雅曰崧高維嶽峻極於天詩言申生  
也而必推本於降神何與蓋人之傑者必產於  
地靈其應有歷歷不爽者蒙自西三十里許有  
麒麟山卽日則山也橫列數十峯同嶺異勢秀  
麗如畫名其景爲日則雲霞山之腰形狀類獸  
聳萃若麟又曰麒麟山發源於永昌大理綿亘  
景東新平嶧峨至石屏聳火龍山臨安聳煥山  
乍甸聳白雲山一路雄峙雲漢峭壁嵒峩盤元  
二江左右夾送至蒙自復聳麒麟山腹產銀銅  
鐵錫四金十五國之人聚焉迤東一大觀也雖  
餘氣迢迢而去然縣壩堂氣大開大屯海水凝

聚雷公哨關鎖緊密其間真氣融結殆所謂風  
 雨會合者與壬午年秋七月有僧戒明者請於  
 余曰麒麟創建一寺豎造正殿三間結構精嚴  
 廳廂大門尙未備具而規模已立願筆其始事  
 列之碑石余曰麒麟山勝地也建寺盛舉也烏  
 可無以誌之夫一山寺耳似與民生無與然釐  
 祝得所發祥有自人才之興未嘗不由於是也  
 余故樂得而爲之序

詩集

七言律

王皇閣設壇躬率士民恭慶

韓三異

萬壽

遙瞻北闕五雲中天未微臣拜舞同瘴癘

恩鎔成惠雨荒陬

化洽遍和風金莖仙露浮杯白玉砌琪花向日紅四海

歡娛咸戴頌高呼

寶曆願無窮

和李明府上元

尹愉

天下車書喜大同  
千家火樹競春工  
行歌響徹青樓月  
遊騎香飄紫陌風  
佳景偏令詩興壯  
良霄肯放酒杯空  
鳴琴堂上情何已  
單父風流萬古雄

目則山

江禹疇

萬壘峯巒鬱紫烟  
邊庭別是一山川  
清風泉自龍湫發  
落日人從鳥道旋  
遠浦新晴飛白鷺  
疎林殘暑咽寒蟬  
干戈已靜邊塵掃  
野笛蠻歌當管絃

三山

錢邦儻

秀浦周廻近泮宮  
鸞飛魚躍化機同  
常看炫彩波心日  
自有文章水上風  
城市已疑三島近  
漁樵更喜兩堤通  
森羅萬象乾坤影  
都在叢陽一鏡中

題行署中

潘馴

肩輿行過野橋西  
重疊山前路欲迷  
沙徑晴雲麋鹿卧  
竹崗春雨鷓鴣啼  
林間哨集鄉兵守  
洞口詩畱木客題  
地僻尋常來往少  
東風處處發棠梨

學海

楊國楹

碧沼漪漣漾晚暉  
蒼蒼雲樹影依稀  
閉臨畫檻游魚

躍靜對空亭夕鳥歸四水漾洄涵聖澤三山疊翠鎖  
漁磯此中自有蛟龍窟應俟春深帶雨飛

客境卽事

楊廷樞

雨餘芳草幔清溪絲竹悠悠東復西風月盡凭能語  
燕肝腸惟寄續更鷄烟籠金柳竟爲斷波印銀蟾  
不齊畫學江南傳驛使舡歸人在杜鵑啼

秋興 迴文集唐

張純一

中天積翠玉壺遙小苑闌眠微醉消楓葉荻花秋瑟  
瑟月息風簾夜迢迢風泉韻逸幽林竹綠水回通苑

轉橋紅葉下山紅寂寂空江月色帶回潮

錢塘咏 迴文

楊盛烈

潮迴暗浪雪山傾遠浦魚舟鈞月明橋對寺門松徑  
小檻當泉眼石波清迢迢綠樹江天曉靄靄紅霞海  
日晴遙望四邊雲接水碧峯千點數鷗輕

早蟬

沈玉扉

何來竹屋响新聲似欲驚人作意鳴不待唵秋因惹  
恨爲嫌晚噪覺多情依稀弄笛鞭殘夢斷續狂歌解  
宿醒借爾寄愁聊載筆敢如褚賦擅才名

拱秀樓觀稼

尹文熾

百尺樓頭聚景多，凭高一望稼如何。  
青連四野光浮水，綠滿千村色映簑。  
總爲澤浚滋膏雨，還知政拙緩催科。  
相看共有豐年慶，試聽邊氓解慍歌。

三山觀漁

尹文熾

新鶯花外轉無停，勝友如雲適野坵。  
杏爲林疎紅滿道，柳緣波靜綠浮汀。  
暫垂溪釣隨魚艇，未許江竿隱客星。  
最是多情芳草色，春來處處向人青。

星迴節

尹晉

何事南天燦晚霞，迷離烟火萬人家。  
光分雲漢星搖影，紅射蘭林樹滿遮。  
敢是千門分玉燭，因來遍地散金花。  
不愁今夜朦朧眼，一望輝輝勝日華。

重修萬壽寺樓

李春盛

登樓一望九重天，好景今年勝昔年。  
色借五雲飛畫棟，燭明萬壽晃朝烟。  
虛窓開閣乾坤似，孤影低昂日月穿。  
俯視綠波頻疊疊，風高此地許誰先。

雲霞洞

湯茂如

綠陰叢處一窩開，流水滔滔咽石來。  
仙景凌空通造

化甕聲轟耳如聞雷白雲有意繞山寺野老多情送  
酒杯乘興登樓憑悵望無端爽氣入春臺

三山倒影

杜朝幹

疊巒斜映水中天驚起魚龍不敢眠六個峯頭三倒  
下兩行筆架一沉淵綠波風皺嵐搖影青嶂雲含水  
帶烟晚照漁翁磐坐穩綸竿指處漾山巔

五言排律

寸雲書齋旭日寫景

韓三異

爲愛亭幽靜臨息意政翩時當殘臘後序恰孟春前  
靄靄祥雲日溶溶瑞色天徘徊青竹下宛轉畫欄邊  
細草迎風綠寒梅帶雨鮮捲簾通淑氣掃榻坐晴烟  
溪流花徑蘭香入硯田韻堪排酒興清可發詩顛  
漫搯瑤琴媿徐看皓月懸此中真樂地極目亦忘年

五言律

元旦鹿苑寺拜牌

尹晉

正朔重新日雲林絳宸開龍亭躋壽域虎拜集春臺  
青鎖禪宮柳天香梵苑梅華封無以異萬國一恩推

蒙自道中

潘馴

地與南交接鄉從北望賒瘴雲濃似墨瘠土赤于霞  
跼跼將墮飛飛燕故斜客心正愁絕野署更鳴笳

署中登樓

潘馴

荒署生雲氣頽垣隱薜蘿樓從今日上山似故鄉多  
俗朴疑初古官閒養太和四郊初樂業隔嶺有樵歌

春日遊鹿苑寺

楊廷樞

蕭寺從何代於今紀勝遊啼春飛鳥過入宅老禪脩  
山溟烟含樹雲晴月沁樓路傍名利客可辭此生浮

芭蕉舖

江魚

戈戟西行晚泥途緩客驂日光平甸尾雲氣縮山尖  
急溜菑畚護遊絲酒幔粘坐看蒸厲息鵲噪對疎簾

贈別金友爾淵

王行恭

蘭譜斷金少同心喜遇君披肝投誼氣縱酒話詩文  
西蜀蜚聲舊南天挾藻芬驪歌前路發折柳寄慇懃  
賦得竹露滴清嚮

官守仁

夜靜蒼烟濕松梢亂滾珠滴時輕玉漏踈處滲水壺  
韻逐落花細聲嫌流水粗此中能領畧豈歎世間無

七言古

耳羅山

尹廷俊

東蒙峻嶺非空谷響應如雷震山腹穴內只宜虎豹  
潛窟中豈有蛟龍宿擎雲掣電直須臾吸雨呼風何  
迅速始信名山自有靈年年豐稔於茲卜

梨花舊市

羅鏞

南交官路生磋研亂山深處藏人家花丈城來無百  
里荒村野市多梨花地偏氣暖時光早二月花開覺  
春老東風一夜月滿林淡淡溶溶枝上小

危峯夜月

羅鏞

孤峯峭拔尖卓筆峒巖直上三千尺嫦娥飛從海上  
來寶鏡團欒掛尺壁滿城一色清光生長空仰視玻  
瓈青千門砧杵斷復續山風吹老秋真真

五言古

白沙溝夜行

尹秦

白沙真劍壁飛馬下天台險道長途遠欲歸且徘徊  
行將烟火去坐看主人來麟山今夜月好邀共酒杯  
七言絕句

南湖夜月

李春盛



南湖秋水碧連天水澆銀蟾分外圓講罷倚欄閑縱  
目恍疑人在斗牛邊

目則雲霞

姜學聖

若個峯頭翠欲流餘霞散綺伴雲遊夜淡明月來孤  
鶴似聽吹笙過石樓

四水潏祥

姜學聖

蕩漾空沙入遠天分流合處却成淵不教百折從東  
去好護春城萬井烟

目則雲霞

楊純儒

花縣環山曉曙薰碧空垂蔭色氤氳皇華遠採滇中  
俗一望雲霞達聖君

長橋卧虹

楊純儒

十里平湖隔遠城沙堤綠柳幾橋橫晴霓紫氣常垂  
影人在寒關道上行

照水梅

尹泰

青銅誰把鑄爲池鈎引佳人看碧漪自對玉容還自  
笑此心能有幾人知

星迴節行

失名

蒙城六月無炎暑夜夜涼颺拂庭樹二十五日昏火  
中閉閣閑居飲清醕忽聞四面盡歡呼俄見赤光耀  
天宇不夜城頭落日紅燭龍啣照應如許呼童策馬  
走康莊六街三市何輝煌束松列炬齊然火火烈脂  
流滿城香欣看此夜人相樂千門管絃聲鏗鏘爭道  
床頭新酒熟酌兕調絃夜未央城中火樹花如霰城  
外朱烟起芳甸翕翹千峯似畫圖灑灑湖光澄素練  
疑是長楊大台團山空野燒從風轉亦如邊塞報平  
安夕烽萬里逢相見相傳阿南赴火死此日年年嘗  
罷市還餘一炬弔貞魂貞魂化作燐光紫或言武侯  
擒孟獲庭燎歡迎歌且祝千載風流說卧龍火照蠻  
碑苔蘚綠厥後六詔齊稱王中有蒙氏爲虎狼奸雄  
巨測假宴會一簞推殘五部亡憶我嘗讀南詔史不  
知此俗何時始子夜喧闐舉國狂逐疫焚虫古如此  
須臾雲擁山頭月星火依稀半明滅荒城無復上元  
燈良宵只有星迴節

賦

蒙陽十二景

名失傳

繫皇輿之廣大兮敷聲教於無疆極亥豕之未及兮  
覩禹迹而靡詳維茲蒙邑實處要荒其地則梁州遠  
裔其星則井宿分光昫町建國莊躋稱王并牯置於  
炎漢蒙詔大於李唐自古爲羈縻之地今茲爲文物  
之鄉是以雕題奉瑛楛矢入獻設官險於巖邑置吏  
等於赤縣溱溱家室之殷濟濟簪纓之彥行旅富而  
喜積耕者力而讓畔此誠至治覃敷黎民於變蒙邑  
之美盛固有更僕而難數者矣若乃奇觀夙著勝概  
攸傳遊人之所吟嘯逸客之所流連療靈運之遊癖

入摩詰之畫禪則有如千峯列障萬嶺參天鸞飛鳳  
舉虎踞龍眠或擁方城之雄鎮或臨泮水之漪漣或  
爲寶藏之所蒞蓄或爲靈物之所盤旋至其朝霞映  
秀暮靄生妍冠纓車蓋非霧非烟魚鱗草莽欲斷欲  
聯赤繪兮縹緲白鵠兮聯翩行雲兮神女紫氣兮遊  
仙蓋其奇行異態莫可得而名言時而翠蚪浮於波  
上黑蜃躍於澗淵雲生陵谷雨在山巔視之則紛紛  
郁郁聽之則隱隱闐闐雲霓掩靄豐隆飛廉風颺閃  
爍虬馭螭駮始似秋聲之蕭颯而驟至繼如鐵騎之

奮舉而爭先于是黉黉彌空甘霖四布千仞之峯飛  
流懸注百尺之溪奔瀉競赴文迴學海之波瀾溢橫  
塘之渡望靈湫而龍躍躡飛梁而虹卧浩浩者湖水  
之潺湲涓涓者泉流之洄溯及其雨絕雲歸曠邈四  
顧水影山光逶迤滿路然名勝固在乎山川而遊覽  
則因乎時序冬無祁寒夏無溽暑青帝司辰流霞散  
綺金行整馭露冷飈舉則有王公貴人邀儔命侶馬  
蹠躐以如雲車馳驟以如雨陟高原歌白紵俯危岑  
飲清醕脩禊事於春流望伊人於秋水泛輕舫于河

洲攬素暉于浦淑亦有騷人墨士弔古覽今匣太阿  
之劍囊蕉桐之琴登高作賦澤畔行吟臨流慕乘風  
之壯志題橋懷萬里之遐心或慕喬松而揆石室或  
從白社而叩禪林又有佳人麗妹嬋媛窈窕疑來洛  
浦之濱如遇巫山之道思公子兮乘桑怨王孫兮芳  
草指白水兮湯湯誓明月兮皎皎又有漁佃之侶樵  
牧之流逍遙乎水涘俯仰乎山陬迎旭日以力作望  
夕照而歸休乃酌酒以自勞亦拊缶而相酬占風雨  
而時若問涼燠而奚愁蓋山川之勝靈淑所鍾故蒙

蒙自縣志 卷之四  
之人無不樂其樂而披圖以遊者亦可以得其樂而樂也乃爲十二景之歌

惟日則之崔巍兮耳羅何其巉岼瞻雲霞之燦麗兮風雨降於層巒俯三山之拔秀兮四水回環履長橋而虹見兮靈刹龍蟠或酌月於南湖兮零露溥溥或餞日於西溪兮流水潺潺既不貪以爲寶兮何爲乎望氣於麟山能無爲以自治兮何爲乎問道於禪關余將採溫泉之蘅芷兮攬仙洞之琅玕吁嗟乎卑棲枳棘兮吾安吾之彈丸聊放懷而長嘯兮亦安知天地之寬

登拱秀樓

李王聲

維高閣之巍我來八方之秀奇近羅麗矚遠攝清暉羣峯縱橫以列障百谷盤盪而作帷迎東陽之仙藻吸南嶺之淑氣鎮海門之狂瀾吞麟峯之雄勢蕩塵市之風烟起都城之壯麗其爲體也天圓而地濶其爲勢也聳峙而騫舉綺戶臨波藻光躍曦上于重霄下駕瑤池無風不頷無水不挹四時之境頓殊登覽之情亦異彼凌雲佳士披清風排繡闥精鶩八極心

遊萬仞飄輕裾於清霄發妙想於白雲俯濯素於河  
漢仰晞光于日月雙趾躍而騰虛六翮舉而風厲紅  
落杯中青浮筆底上星光而倒影下龍鱗而伏波見  
錦鱗之夕暎望雁羽之晨過莫不棲心霞表倩月爲  
槎彷彿乎瀛島之矚目依稀乎弱水之綠波颺豪興  
發狂歌上碧霄招仙娥乃有商賈息肩市井游手覩  
丹霞之麗采見棖桶之峭陡爛若羅宿之垂光皎若  
隋珠之宵列曲若羊腸之盤蜒厥若水天之平濶岸  
柳舒青溪水解縈鴨頭綠映鳧足拖紅碧波清淺而  
瑩靜嵐烟滴翠以杖叢手弄白日頂摩青穹心艷丹  
華口噓清風樂片時之洩洩歌青野之茸茸爾乃遷  
客騷人披襟長吟拈筆坐月揮毫遣雨升虛以望家  
山憑高而揆漢壘有風堪袖有水可餌起徜徉之靈  
步逞逸興之遙飛渺浮雲之靉靆落輕雨之霏微蘋  
藻雷暎芰荷提陰朱簾捲雨畫棟飛雲盼芬芳于遙  
渚寄神思於長澗曬蓬萊之靈岫望方壺之宛在紆  
輕羽以衣風逸玄裾于雲帶筵秋月于源潮帳春霞  
於秀瀨樹遏日以飛柯嶺回峯以倦鳥望絕侶于夕

陽聽鐘聲于月曉空居無俗形端飄渺神遊世外身  
聳天表縱目乎四達之區流連乎衆漚之沼若夫憂  
世君子鵠立鶴升登高則風刺骨遠眺則氣填膺風  
景多麗觸目皆陰樓高巖霧室廣迷雲岫形惹目綠  
波牽情平原阡陌萬里無文山門幽寂梵刹葢葢九  
天相掩十地交氛山河隱豹陸地虎橫古塚掛日衰  
草颯颯寒雅飛盡犬豕披紛慘慘乎崩山以頽嶺鬱  
鬱乎飛烟以奔雲無不呼天捨地日斷神驚及夫烽  
烟四合雷奔電馳山橫蹴浪風倒催波天抗輝于東  
曲日倒麗于西阿嶺集雪而慄冽泉飛淚以滂沱登  
斯樓也又欲奮黃鶴之一拳思銅雀之橫梁四顧踟  
躕而太息凭欄按劍以坐歌身旣踞乎百尺心難就  
乎摧挫旣無意於斯人胡爲乎登樓而婆娑

蒙自縣志跋

邑之有乘也大法寓焉  
隱幽闡焉有關於國計  
民生有補於學士大夫  
者備且載焉在脩之者



分綱分目發明質實固  
不敢有作好作惡之私  
卽閱之者亦能準乎公  
是公非之論而按序叅  
詳可以法可以戒可以  
驗得失可以廣見聞可  
以動忠孝於不容已可  
以研悅心慮日知其所  
未知則邑乘一書其裨  
益良多也爰命梓人刊

刻成部不惟簡編無遺  
亦足以歷久不變云

知縣韓三異謹跋



南